



批以德以仁化民為古經心

西伯侯初聘姜尚

鷹揚
先兆

西伯既歸岐州是夜西伯夢有一熊自東南飛入殿
陛頃刻侍立座側群臣各各拜伏忽然驚覺乃是一

夢次日以夢訪問群臣群臣皆莫能辨獨散宜生賀
曰主公當得賢相西伯曰何以知之散宜生曰熊木
良獸又生飛翼其賢可知侍立座側百官拜伏此必
為群臣之表相君左右者也自東南飛入殿陛賢人
當出東南主公宜獵本方以求賢者西伯曰夢寐之
事何足深信散宜生曰昔者商高宗夢天神賜其良

弼乃画賢人之相。遣使遍求天下。果得傳說于版築之間。高宗命說為相。君臣既合。政事修舉。而能中興商室。主公豈可輕夢寐。而棄大賢哉。西伯曰。善乃卜之。因而喜曰。今日出獵。所獲非龍。非彪。非羆。非虎。其所得者。乃霸王之輔。於是命五百衛士。引九龍車。與數文武。即日出獵。東南駕至洛谷溪邊。有三五漁者。或釣。或網。休息於磐石之上。彈竿擊石。相與賡歌。其歌曰。

七趣

憶昔成湯掃桀時
堂堂正大應天人

十一征兮自葛始
義旗一舉全無敵

經今六百有餘年
懸肉為林酒作池
內荒於色外荒禽
我曹本是滄浪客
日逐洪波歌浩浩
孤釣不如天地寬

祝網恩波將竭息
鹿臺積血高千丈
嘈嘈四海沸呻吟
洗耳不聞亾國音
夜觀星斗垂孤釣
白頭俯仰乾坤老

高曠
弘達

歌罷拍手大笑。忽見一簇車馬。循岸而至。漁家挈竿而起。辛甲聞其歌聲出俗。問其何人。漁者曰。我等海濱釣夫。將軍何來。辛甲曰。西伯侯出獵。爾等何不迴避。衆漁者棄竿拋罟。投拜西伯。駕下曰。俗民不識父

世法
世味
世法
世味

母萬乞赦罪。西伯問曰：爾等既是釣夫，何是歌韻超俗。漁者頓首曰：非俗民能歌此韻。前去渭濱之西，有白髮釣翁，自言遺世之士。遁隱磻溪數年，常作此歌以教臣等也。西伯顧謂群臣曰：賢者固在是矣。群臣曰：主公何知。西伯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渭水漁家，皆有清高氣味，非有賢者所在而何。車馬遂望磻溪而進，行至數里，又有一起耕牧之夫，荷鋤橫笛，互相歌曰：

鳳非之，兮麟非無。

但嗟世治有隆污。

龍興雲出虎生風。

世人慢惜秦賢路。

君不見兮莘野夫

心樂堯舜與犁鋤

不遇成湯三使聘

竟抱經綸臥空谷

又不見兮傅岩子

蕭蕭簑笠甘寒楚

當年不入高宗夢

霖雨終身藏版築

古來賢達辱而榮

豈特吾人不遇春

且橫牧笛歌清晝

慢叱犁牛耜白雲

王侯富貴斜暉下

仰天一笑皆春風

歌聲
有情

西伯在車上聞之，撫膺嘆賞，謂從者曰：其中必有賢士。急宜訪問。辛甲復將一起耕牧之夫，擁至西伯駕下。西伯荒忙下車曰：賢明君子，愿與相見。俗眼不能

深辨一起細民驚而頓首曰。臣等乃僻谷耕牧野人。非是賢明之士。西伯曰。又何歌韻清絕。皆有賢明氣象。細民曰。非臣等有此清歌。前去渭水溪頭有一漁翁。制此以教臣等也。西伯曰。其人安在。細民曰。其翁絲不設餌。釣不曲鈎。自言不釣魚。驚只釣王侯。鎮日垂竿磻溪岸口。大王欲訪高賢。直至上流可見。西伯登車。又行數里。將近磻溪。不見釣叟。遂乃停驂浩嘆。徘徊不已。少頃。碧岩背後轉出一樵夫。扣柯而下山曰。

寓言

春水悠悠春草奇

金魚未遇隱磻溪

世人不識高賢志

看作溪傍老釣磯

批 手握絲綸胸藏星斗

西伯視之。乃昔日逃囚武吉也。左右擁至駕前。西伯責曰。吾以爾爲投河而死。焉敢罔上逃刑。武吉頓首曰。非臣敢罔上逃刑。此間有一漁翁。善理陰陽。頗知兵畧。與臣結漁樵之交。代臣掩災。故臣得至今日。乞望赦罪。西伯驚曰。其人安在。武吉曰。見隱磻溪石室。小臣昨來訪謁。因宿一宵。大王欲見。小臣愿引駕。西伯大喜。遂赦吉罪。令其引駕。直至磻溪。却說姜尚。三日前。以前仰西伯一道祥雲。漸逼渭西。因知有賢主。至

墓
遍真
效

此特按釣竿於垂楊岸口。遂隱而不望。出及武吉引西伯駕至。不見子牙。直到石室。果見林木蒼蒼。清幽雅澹。石泉交接。雲樹相映。須臾有一小童相迎。西伯與數從臣同步入於草廳。問小童曰。主翁安在。小童曰。今早有數雲樵之士相邀入山採藥。要在三日後方返。西伯喟然嘆曰。訪賢不遇。是何孤之不幸也。乃取紙筆書二十八字。置於琴案曰。

宰割山河布遠猷

大賢抱負可充謀

此來不見垂竿老

天下人愁幾日休

書罷散宜生告曰。昔者湯聘伊尹於莘野。幣聘三至。

而後起。欲見賢者。非志誠不能得遇。主公暫退。與文武沐浴齋戒三宿。再至方得遇此高賢。西伯曰。善。遂出艸廳。登車而歸。至綠楊岸口。見其釣竿徘徊不進。又令取筆書四句。命使者送於石室曰。

求賢遠出到溪頭

不見賢人只見鈞

一竹青絲垂綠柳

滿江紅日水空流

批 訪賢不遇寔轉多情

使者領帖回投石室。西伯車馬至岐州。戒令滿朝文武各要齋戒沐浴三日。再至磻溪。辛甲獨進曰。主公以千乘之尊。權轄西伯總鎮。名望著於天下。天下之

有步

民三分而有其二。今欲見一鈞叟發數壯士。即能捕到。不然遺書一封。彼必引領赴闕。何必齋戒沐浴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乎。西伯笑曰。卿何言乎。古人入君子之卿在車。必式敬賢之禮。豈敢忽怠。於是辛甲亦退齋戒沐浴三日。以備調遣。

西伯侯再聘子牙

紂王十五年歲次辛酉。秋九月。西伯再訪子牙。乃微去戈矛劍戟。獨帶兩班文武將出岐州。散宜生奏曰。宜封武吉為引駕將軍。以彰求賢之篤。西伯然之。遂宣武吉拜為引駕將軍。令保安車滿輪。先投渭水。武

他種後
度

絕委

吉謝恩而出。犬駕徐徐而進。時子牙疑西伯因獵而至。非有求賢誠心。故隱不出。及見西伯遺下之帖。信其誠心。志篤自思。三日之後。必然再至。乃復出釣磯。磻溪果見一簇車馬從北而至。子牙端坐釣磯。扶竿不動。西伯駕至溪頭。令武吉先探在否。武吉見子牙獨釣溪傍。回告西伯。西伯下車。與群臣徒步行至溪邊。見其人童顏鶴髮。貌偉非常。即欲遙瞻。下拜。子牙垂竿不顧。乃擊石歌曰。

西風起兮白雲飛

歲已暮兮將焉為

西伯端恭立于石側。待其歌聲已畢。與群臣一齊降

拜。子牙見其恪恭之誠，荒忙投竿而扶。西伯曰：孤乃西方侯伯，姬昌是也。當今商王失政，天下萬民溺于水火，孤不度德，欲拯民庶。奈智窮仁薄，不足以副民望。今聞先生道高德重，敢屈歸朝，輔孤不逮，實為天下枯槁之幸。子牙對曰：臣乃海濱細民，素無深謀遠畧。然承侯伯賜問，不敢不盡其愚。當今海內之地，三分。侯伯獨有其二，其為侯伯獻策者，皆曰：可舉東征之兵，而取商家天下。依臣之見，商不可伐。其道有二：西伯曰：愿聞明教。子牙曰：商王失德，殄絕彝倫，人神共怒，四海共知。然侯伯乃祖乃父，皆北面而為商。

正論

家之臣，不可行下弑上之兵。此以道論。一不可也。臣嘗上考天文，下驗人事。商家天命未改，成湯恩澤未竭。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一班賢臣，相與輔弼，兵甲百萬，武夫千群。此以勢論。二不可也。侯伯只宜盡守臣節，增修德政，撫字枯民。若夫商穢不俊，民陷既極，一舉吊民伐罪之師，以振順天應人之旅。此時民心離叛，則商都不攻而破矣。西伯曰：善。謹奉教。愿乞先生名姓，以慰懸仰。子牙曰：臣之祖貫本在商都，姓姜，名尚，字子牙，號飛熊。因避商亂，徙居東海之濱。久聞侯伯善養貧老，復遷于此。西伯大喜，顧

處身

句法
張若

謂群臣曰。飛熊入夢。信不誣矣。昔吾先祖太公嘗言。數十年後。當有聖人至此。以與吾國。然則吾之太公。久望子矣。遂拜子牙為太公望。因勸登車而歸。子牙苦辭。西伯不從。並收其家屬。載於後車而歸。時子牙年已八十二矣。

唐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岸艸青青渭水流

當年未入飛熊夢

子牙曾此獨垂鈎

幾向斜陽嘆白頭

慨感

皇明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清渭蕭蕭白髮翁

波光明月漾微風

得璜收斂絲綸晚

曾未思君到熱中

又史臣咏一律云

渭水溪頭一釣竿

鬢霜皎皎兩眉皤

胸藏星斗冲天燭

氣吐虹霓掃日寒

養老來歸西伯下

避危超出紂王關

自從夢入飛熊後

造起周綱却不難

後子牙果能成周唐梁肅先生有一律云。

一顧成周力有餘

白雲閑釣五溪魚

中原莫道無麟鳳

自是皇家結網疎

世傳子牙釣于磻溪邊之石。右腳跡尚在。宋賢東坡

有舍
羞

佛仙

蘇先生曾題其石云。

聞道磻溪石。猶存渭水頭。蒼蒼雖有跡。

大釣本無鉤。

又有一律獨題磻溪云

夜入磻溪如入峽。照人炬火落驚猿。

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

唐人梁肅先生有磻溪銘云。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

惟殷道絕。粵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

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

遇主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

維彼日月。得天而光。維彼聖賢。得時而彰。

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

大道無休。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

古今茫茫。

一語
便見
力量

西伯引子牙歸朝。群臣進賀。西伯大悅。拜子牙為鎮國大軍師。總領內政。子牙辭曰。臣獻治國三策。王能受納。則臣敢任此職。不納。臣不敢受也。西伯曰。愿聞其教。子牙曰。治國之要。一敬天。二愛民。三親賢而已。西伯曰。然則為天下為何。對曰。王者之國。富民霸者。

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無道之。國富倉廩是謂。上溢而下漏。爲國大要。不可不知。西伯曰。善。子牙曰。宿善不祥。宜行仁政之實。西伯卽日發倉廩之粟。以賑鰥寡孤獨。大排筵席。以宴群臣。卽以大政。一與子牙評議。行得一年之間。西方大治。時崇侯虎倚紂王寵愛之勢。不敬父兄。苦虐百姓。百姓投告于西伯。西伯曰。崇可伐矣。遂調辛甲爲先鋒。親出征崇。子牙請曰。臣自出磻溪。未建尺寸之功。愿領精兵收崇回報。西伯大悅。卽許子牙運籌。自督大兵出城。不知勝負如何。

批 爲國裕民經濟語
子牙收服崇侯虎

此文不雅
榜文

時子牙不數日。復屯石樓山下。子牙下令。戒諸將。卒母得妄進。先揭榜文於崇侯城外。數崇侯之罪曰。崇侯虎。蠱惑商王。陷害百姓。蔑侮父兄。不敬長上。決獄不平。百姓力盡。不得衣食。此所謂爲臣不忠。爲子不孝。不可爲民父母。今西伯侯親率大兵五萬。前來與民除害。曾誠三軍。入城之日。母得殺人。母壞房屋。母伐樹木。母傷六畜。有犯一件。斬首不赦。爾等崇民。急早出降。免遭途炭。榜文至。示軍民。

知悉

百姓見榜。自相告曰。此吾之父母也。相率開城投降。二日之間。崇城百姓三分而降者去二。崇侯虎聞知大怒。急令姜皓應彪截住四門。出城者亂斬。城中百姓悲啼。鼎沸。爭攻軍吏。突開而出。姜皓應彪不能禁止。及被百姓所傷。逃入見崇侯虎。侯虎荒忙披掛。率將士殺出。西兵列開陣勢。以便廝殺。崇侯虎大罵。姬昌逆賊。我等皆爲商家諸侯。焉得與兵犯界。辛甲聞知。更不打話。拍馬直取侯虎。二人戰至二十餘合。子牙麾太顛姬旦雙馬夾攻侯虎。措手不及。被辛甲活

我快

仁有
之師

捉而歸。崇應彪見父被捉。拍馬殺出。辛甲按住剛刀。架滿弓弦。望應彪直射一箭。應彪落馬。太顛網縛而歸。大兵掩殺一陣。子牙忙令班師。遂請西伯之駕。直崇城。左右請斬崇氏父子。滅其社稷。子牙曰。不可。崇侯虎作亂。此來正欲與除暴也。焉可覆其社稷。西伯然之。令斬崇侯虎。懸於城下。釋崇應彪入之鄉。立其爲後。召集崇之群臣。安着百姓。卽令大軍班師。崇應彪叩頭謝罪。率百官出送。西伯曰。不勞遠送。但宜率德改行。愛恤下民。毋效爾父。應彪受命。車馬卽日西歸。此子牙一榜收崇侯爲初出磻溪第一之功也。後

人有詩一絕云。

渭水溪頭一釣翁。

止憑片榜收崇邑。

謨謀西伯扇仁風。能顯先生第一功。

大駕歸至岐州議功論賞大宴群臣過數月西伯有疾宣太公望托孤又謂世子姬發曰商雖無道吾之家世稱臣必當盡守其職且事太公望當如事父睦愛弟兄憫恤百姓吾死亦不為恨又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處也姬發再拜受命是夕西伯遂崩年九十七歲後謚為周文王時商紂王二十年也史臣讚曰

彼美文王德

巍然甲衆侯

際遇昏君時

小心翼翼求

商都三道諫

姜里七年囚

卦發先天秘

易傳後世周

飛熊勞入夢

丹鳳出鳴州

仁風光后稷

德業繼公劉

終守人臣節

不逞伐商謀

萬古岐山下

猶傳西伯侯

又史臣評曰

文王生無道之世大修仁政天下三分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此之謂也程子又曰文王

德似堯舜是也

太公望率群臣奉姬發嗣西伯之位後謚為武王

略出

父既畢尊太公望為師尚父音甫其餘百官各加一級

君臣協心繼志述事盡遵先王之政四方諸侯皆行

朝貢當時紂王不理朝政與妲己朝夜遊宴妲己乃

狐狸之怪每譖紂王殺無罪之人彼則夜吸其膏血

貌愈妍一日宴於摘星樓上時當隆冬遙見河邊

有人將渡二三老者揭衣涉河中有後生者逡巡

敢下岸紂問妲己曰河水雖寒老者尚敢涉而幼

者猶自怯冷此為何也妲己對曰妾聞人生一身得

且問

父精母血方得成胎然陰陽道合要在父壯母盛故

生子氣脉充豐髓滿其脛雖至年老耐寒傲冷若然

陰陽交媾父老母衰故生子氣脉衰微髓不滿脛畧

至中年必先怯冷怕寒也紂王豈其然乎妲己曰大

王不信即將此一起渡河者斬脛視之便知端的紂

王然之即令蜚廉活提五人至于樓下一人一斧斬

去兩脛果然老者髓滿少者骨空紂王撫掌大笑曰

卿真神人也妲己曰妾不特能辨老幼陰陽雖孕婦

腹內陰陽妾亦能辨紂曰何以知之妲己曰此亦不

外父母之精血而已夫陰陽交媾之時父精先至母

發心

粧點
得像

血後臨。是爲陰包陽。故其胎爲男。若待母血先至父精後臨。是陽包陰。故其胎爲女。是以知之。紂王不信。妲己曰。大王不信。妾言可。搜城中孕婦。與大王驗之。紂卽令費仲捉得數十孕婦於樓下。妲己逐一指曰。其婦生男。其婦生女。紂令剖孕婦而視之。果皆驗。應紂王大喜。愈寵妲己。自是恣意任爲無所忌憚。或斬人脛。或剖孕婦。妲己日伴遊賞。夜則露其本相。吸此斬剖之血。以益花貌。一日紂宴群宴於瓊林苑。忽見一狐隱於牡丹叢下。紂王急令飛廉射之。飛廉曰。但放金籠鵓鳥。足可逐之。紂卽令開籠放鵓。狐被爪破。

一面遂遁。匿沉香架後。不見踪跡。令武士掘而搜之。但是一大土穴。堆積骨骸。狐則不見矣。紂亦不究。是事群臣宴罷。各歸本府。不知後事如何。

武王與子牙議伐商辛

却說紂王入宮。見妲己兩腮俱破。以花葉貼之。乃問其故。妲己笑曰。適早被白鶯見。抓破耳。紂亦信之。然不知在牡丹下。爲鵓鳥所搏也。自是妲己之形。夜夜出入宮庭。宦官嬪御多有看見。城中謠攘。司空商容聞知。一日乃進一本單說雲中子與杜元銑除妖之事。疑惑可信。今城中百姓皆知王宮有妖。大王不信。

反斬無辜之脛。剖孕婦之胎。以耗國家元氣。以召災變。臣實重爲國家憂懼。紂王默思不語。妲己怍奏曰。自有摘星樓以來。妾觀天象。並無災異。萬乘之主。殺數小民。豈爲累德。此亦群臣互生異議。紂卽怒曰。吾斬元銑。有禁在前。爾等又何忤旨。本欲梟汝老匹夫。姑念爲先朝之臣。何不速退。商容卽解下官誥謝罪。出爲庶人。百官無一敢保妲己專寵。紂王惟言是。順之者生。逆之者死。百姓入周者紛紛不息。武王升殿。聞知紂暴滋甚。問於群臣曰。先君姜里之囚。吾兄肉醬之慘。此仇未嘗少置。然先君之命。不敢違忽。今

眼照

聞商王剖胎斬脛。民陷旣極。欲舉吊民之師。東伐商。辛公等之議若何。太公望奏曰。臣曾對先君有言。不可行。下弑上之兵。然商德滋昏。生民陷極。若舉兵東伐。乃代天救民。何所不可。况先君臨崩。曾囑主公。謂時至勿疑。今商命當改。民心西歸。正其時也。東征之舉。不可遲疑。武王大悅。卽令子牙點集諸軍。操兵講武。以備東征。子牙並不謝恩。散宜生曰。古者明王命將出師。必須築壇拜將。親爲奉轂推輪。如此將得其用。所向皆捷。臣等請訪古制。拜將行師。名正言順。武王曰。善。遂令姬奭音失辛甲率壯士五百。築將壇於城

新鼓

南高五丈按金木水火土之數歷三層備天地之宜
宜建龍鳳日月之旗畫九宮八卦之列又將二萬五
千壯兵分爲五隊各服五色衣袍各執五色旗幟辨
按五星又令二十八將分作四隊環遶壇下以按二
十八宿燈燭熒熒奇香馥馥布擺整齊武王駕龍車
與群臣來至南郊戒令百官各循規矩勿得喧譁武
王端恭立於壇下散宜生執笏進曰主公先登禱于
天帝然後拜將武王歷階而上禱罷天地散宜生又
請師尚父登壇子牙摠衣而上立於北面武王請升
將座子牙三辭而後就位武王親捧金印降拜曰商

辭令

英休

辛失德四海愁怨今發兵順天應人弔民伐罪奈
智微畧短莫知兵道萬乞師尚父爲發謀之子牙接
却金印曰天命靡常惟德是歸惟愿愛民敬事其運
籌料敵尚之職也於是子牙降座請武王升南面之
位行君臣之禮拜謝恩群臣在壇下者各相告曰今
日得見先王拜將之制也武王下壇命駕而歸散宜
生曰拜將之禮雖行推轂之禮未行望主公宜盡誠
心勿慕虛名於是武王請子牙中軍之車雙膝跪下
爲捧車之轂推車之輪命辛甲爲引車駕先行自與
群臣於後揚揚歸朝滿城百姓咸皆稱羨武王升殿

封子牙爲東征大軍師兼督內外諸軍事賜金牌一面寶劍一口自大夫以下斬砍自由子牙謝恩武王曰克商之兵尚父當用幾何子牙對曰東征之兵止用三萬六千五百人破商必矣武王曰商雖無道其兵不下百萬戰將尚滿千員今尚父以三萬六千之兵何能克敵子牙對曰臣聞用兵之道不在衆多而在仁智今商辛無道殘虐其下雖有雄兵百萬諒其必不盡力主公以堂堂義兵名正言順以一當百勇氣十倍况臣用三萬六千五百之名者法週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自有克敵之術武王曰善卽詔子牙

次日操軍練壯卒以備東出次日子牙升帳召集揀辛甲尹逸祁宏太顛閔天一班武將戒令各率本部出於教場操演韜畧定先鋒然後調遣諸將得令各率本部至教場中分散屯立第一隊殿前車騎將軍姓尹名逸字存道青袍鐵鎧方天畫戟領兵七千三百各服青衣執青旗屯於東方第二隊引車左將軍姓辛名甲字繼先紅袍銅鎧耿日剛刀領兵七千三百各服紅衣執紅旗屯於南方第三隊耀威大將軍姓祁名宏字子開白袍銀鎧丈八蛇矛領兵七千三百各服白衣執白旗屯於西方第四隊鎮西大將軍

春青
夏赤
秋白
冬黑
中央
黃
列
然

度好手

姓閔名天字英美皂袍鐵甲九節神鞭領兵七千三百各服皂衣執皂旗屯於北方第五隊鎮國大將軍姓太名顛字守正金甲黃袍開山鉞斧領兵七千三百各服黃衣執黃旗屯於中央子牙綸巾羽扇升坐中車諸將參見已畢子牙令秤定鐵甲一付重計八十斤剛刀一柄重計一百二十斤高馬一疋有能披鐵甲舞剛刀而飛上高馬者使掛先鋒之印諸將唯唯列屯五方軍吏擊鼓三通紅旗隊下搶出一員將官眉青目秀齒白脣紅眾視之乃文王之子武王幼弟姬叔度也叔度走向場中披鐵甲持剛刀拍鞍上

頓挫

車切

神品

馬左顧右盼鼓角齊鳴眾軍喝采子牙大悅即令公子叔度下馬掛印叔度正欲掛忽皂旗隊下突出大將豹頭狐日虎背雄腰大叫公子留印待我來掛眾人視之乃殿前都校尉覆姓南宮名括也叔度解甲釋刀南宮括即披甲橫刀揚聲於場內曰大丈夫支二百斤鐵從容上馬者何足道哉乃離馬三百步踴躍數次飛身上馬眾皆喝采稱羨南宮括翻身下馬欲奪叔度之印青旗隊下閃出一員大將狀貌魁梧聲音响亮高叫二公且勿相爭此印須待我掛眾視之乃車騎將軍辛甲也南宮括卸甲放刀辛甲本身

之鎧重有五十餘斤更不卸下重披鐵甲輪動剛刀
踴身跳跨馬上左馳右突舞動如飛在教場內週圍
遊遍一遭衆皆曰此印非辛甲他人不能掛也子牙
卽以辛甲爲先鋒南官括爲副將令叔度祁宏爲左
右翼閔天尹逸爲保駕次日上表請武王發駕親征
武王留二弟姬旦姬奭與群臣守國卽日大兵出城
旗旛掩日刀戟橫出浩浩蕩蕩詐稱五十萬殺奔朝
歌行至三日忽有一陣狂風從子牙馬前飛塵捲霧
而起子牙袖占一課今日當有破商大將冠出從西
北而至衆皆不信行近潼關西北角上有一將年約

熱鬧
好看

目

十五六歲身長九尺膊潤一圍肩拖大斧高叫西兵
且住等我來軍師辛甲懼爲奸細射住陣脚問是何
人其將曰吾乃西伯侯所收之子雷震也辛甲莫見
知其故引見姜尚尚亦不知其故奏知武王武王曰
吾聞昔者先君入商之時因避雨於燕山忽然雷破
棺中女胎得一男子因名雷震莫非此子乎卽召問
之果是雷震也武王曰汝在何處今日至此震曰臣
自蒙先君恩救當時有雲中子先生收臣養于終南
山一十五年終日教臣演習武藝日前吾師曰觀天
象言商命尚改諒主公必然起兵東伐故命臣下山

有晴
有雨
有晴
有雨

助陣臣愿乞一先鋒印掛力破無道武王對顧子牙
曰此子先君所收亦吾弟也可改爲先鋒印乎子牙
曰軍冊已定不可輕改但立爲保駕大將軍建功若
多然後改職武王然之遂封雷震爲保駕大將軍兵
進屯於關下先鋒辛甲回稟潼關不開何計進兵子
牙曰關主與吾曾有舊約兵至東伐彼要相助汝且
按甲勿動待我修書招其來降如不納降然後進兵
辛甲乃退下寨不知後事如何

批 轉捩處

子牙檄降殷郊助敵

當時子牙卽修書遣使上關來見殷郊郊與姜文煥
朝夕操兵講武專候合同東伐有哨馬來報西伯武
續父之職爲西方兵至未知真實所以未敢放關及
侯伯故亦曰西伯得子牙之書折而讀曰

尚自違殿下直到岐州感西伯恩遇位絕群寮今
聞商德滋昏生民陷溺惟我主侯上敬天時下恤
民苦築壇拜尚爲軍師大發精兵前欲東伐前承
合兵助陣之言敬有此告倘殿下憤雪重仇深憂
民溺望乞到關會議共舉征旗只此直明引領而
殷郊覽罷大驚曰姜尚一貴於此耶卽日同姜文煥

密書
向搦
得神
出

收拾本關軍冊糧簿直詣子牙子牙延入中軍各叙
款曲卽引見武王武王受其軍冊卽封殷郊爲東征
大將軍姜文煥爲各營都巡檢大兵遂過潼關直抵
黃河黃河守將胡雷聞知急引弓弩列於河口以拒
西兵子牙日督先鋒進兵辛甲回告請計子牙責曰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乃前部之事反來問我何計辛
甲曰船隻已備但不能當抵其箭子牙密書數行字
與辛甲領計而歸本寨卽令南宮括領五百船隻
渡上流自引數百船隻擺列河下將至西末令各船
燃起火炬鳴金納喊詐若犯岸之勢胡雷急令萬弩

元中
生何
暮氣
生用

齊射西船漸漸撐進岸上之箭發如雨點然隔河面
箭矢落空將至三更哨馬來報南宮括部兵已渡上
流胡雷大驚抽兵去救上流辛甲麾進諸船一齊殺
上東岸南宮括引兵殺至胡雷拍馬迎敵戰不數合
辛甲之兵後攻胡雷首尾被敵正欲殺從僻路走入
負容城辛甲勒馬追及大賊一聲拖翻下馬武王大
駕亦渡黃河辛甲解胡雷來見子牙子牙斬却胡雷
令辛甲速進兵攻渾池城渾池城主秦敬聞知大驚
堅閉不出打書入洛陽問徐蓋求救西兵攻打不息
城池將陷秦敬驚懼日思無計渾池城東有軒轅廟

領頽冷淡廟中有木刻千里眼順風耳。二小鬼乃托物爲人前見秦敬曰吾乃城東小民頗能武藝。西兵攻城聞主公欲降小民愿出力解圍敬曰汝姓甚名誰二人脫虛報曰小民姓高名明弟名覺至親兄弟敬賜盔甲令其演武百般兵器慣習如飛秦敬大悅卽令掛左右牙將之牌部兵出敵候在解圍之後申奏商王加封官職二將領兵出城辛甲南宮括列開陣勢以備廝殺二將更不打話拍馬殺入陣中辛甲畧抵數合力不能支南宮括拍馬夾攻刀法又亂祁宏尹逸見前鋒不能抵敵雙馬一齊殺出高明高

覺馬膊相挨左衝右突西兵披靡敗入本寨堅守營壘直入中軍告曰高氏二將英勇出群非設奇計不能打入渑池子牙大怒曰吾兵尚欲直攻朝歌掃除無道今攻一小城何請設計喝令斬却辛甲諸將力保子牙限三日不能攻破城池梟首示衆辛甲唯唯而退子牙卽令殷郊雷震各引本部伏於渑池城下候在辛甲殺敗高明兄弟追趕許爾殺入城中二將領計而去次日辛甲改換盔甲抖擻精神引兵挑戰高明兄弟果然殺出四馬戰上十合南宮括偷射一箭高明右手接箭左手挽弓射回又戰十合辛甲按

惟此
說此
皆入

任剛刀取出流星銅槌偷打高覺以刀隔退大殺一
陣二將力乏又不能抵敗馬逃回高明笑曰汝有埋
伏吾不能趕矣二將不知其故雷震殷郊歸告子牙
子牙驚曰莫非爾等洩我兵機乎二將曰並無此失
子牙默思良久正欲設計忽報高明使者遞書到子
牙召入其卒手持一牌書兩行曰姜尚不必深思若
索汝之淺謀皆在吾之胸臆若不解圍速退五萬精
兵片甲不遺子牙讀之叱退小卒大異曰此非魅邪
是夜仰觀渑池內妖氣湧湧即取照魔鑑引之二將
果然露出本相子牙笑曰原來是此二畜生也諸將

藝語
可行

請問曰是何怪也子牙曰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其
根蟠屈三千里其柯向東北號曰鬼門乃萬鬼出入
之所有四神一名神荼一名鬱壘二人性能執鬼又
一名千里眼一名順風耳能觀聽千里之外千里眼
二神監察遠方邪魅神荼二神即收而斬之後軒轅
黃帝令民間畫神荼鬱壘二象懸于門首以壓百邪
又刻千里眼二子於神廟以察百邪此乃千里眼二
畜生也諸將曰然則何計可破子牙曰吾若設計彼
必聽見不能得破即召殷郊雷震二將密囑其計雲
震受計而出次日子牙親出陣前大叫高明兄弟何

不出馬打話。高明曰：釣魚野夫見識焉，能出吾之手。子牙曰：你武藝頗高，吾今排下一陣，你敢來打陣乎？高明曰：你且排下陣，吾觀看。子牙即將各寨士卒分爲九隊，開八門內設日月二宮，星辰垣位，又令南宮括姬、叔度、祁宏、尹逸各引四十九名壯士，分作四隊排列紫薇垣之四方，以按二十八宿。又領雷震着青袍，執銅槌，殷郊着紅袍，帶火箭，立于天門左右，以按雷電二神。又令太顛、武吉、閔天、辛甲、姜文煥共引三千四百旗手，旋遶陣內，以按五行二十四氣。高明看見，謂高覺道：老賊排下天陣，又以旗鼓襍處，以映吾

鹿富

八

是聞見。高覺曰：然則當從何門打入？高明直取天門，打入。次日子牙大叫：高明識吾陣乎？高明出馬，此乃天陣焉，有不識子牙曰：敢打陣乎？高明曰：破此天陣，則猶反掌焉，爲不敢。遂引高覺拍馬殺入天門，子牙將太白之旗一麾，諸將金鼓亂鳴，旌旗雜舞，九宮混亂入宮，改變高明弟兄欲尋武王之座，陣中昏黑，左衝右突，不能得出，欲舒千里之眼，則旗旛掩映，不能得見，欲開順風之耳，金鼓亂振，又不能聞。自辰至午，困於陣中，子牙指麾諸將，殷郊連放數枝火箭，高明高覺將露本相，雷震輪起銅鎚，望高明一打，金光散

元中
生有

亂二將乘空而走。諸將亂殺一陣。遍尋不見高明。兄弟子牙急令乘勢打入渾池。秦敬聞高明兵敗大驚。無措卽欲從西門走入洛陽。辛甲追及斬之。西兵入城收其府庫出榜安民。忽報城東軒轅廟有木刻二小鬼俱被劈去頭。顧子牙曰：「端的。是此二畜生耳。」卽令焚却破廟。大兵望洛陽而進。先是孤竹國王有二子長名伯夷。幼名叔齊。叔齊賢其父欲立爲君。及父卒叔齊以天倫爲重讓伯夷。伯夷以父命爲尊讓叔齊。二人相讓不已。俱逃歸周。西伯侯乃待其爲大賢。處居洛陽城。至是武王車駕到洛陽。兄弟二人乃叩

武王之馬首。拒諫于前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心知其賢人。亦不致罪。左右欲殺夷齊。太公曰：『不可。此義人也。』命左右扶而去之。武王伐紂有天下。伯夷叔齊耻食周地之粟。乃隱於首陽山。採蕨薇而食。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安適歸矣。吁嗟徂兮。世之衰矣。

批 畢竟史筆古傳今之別

後遂餓死于首陽山。後人有古風以弔其義者。今並

靈有
生氣

錄于此云。

商澤涸商民苦萬狀呻吟思樂士獨夫之心日益
驕周家沛作援民雨噫嗟此心將何舉諄諄秉義
留車輿成成宗廟已丘墟收羽藏身隘周粟君不
見首陽山下人至今千古揚芳譽

子牙收拾洛陽城

却說洛陽城乃徐芳徐蓋兄弟爲守蓋有二子長曰
昇。次日變俱有智勇兄弟正在堂上議戰守之策忽
衙卒報曰西兵五十萬戰將一千員今出潼關梟高
明之弟兄逼渑池殺秦敬大軍已至洛陽城下徐芳

說箇
冒頭

聽罷大駭曰誰人前去敵往西兵其弟徐蓋出請兵
愿往徐方與軍五千令左右從其出城太公聞洛陽
城中徐家父子兵強不可輕敵乃傳令命祁宏高毀
以下六隊之兵各執青黃赤白黑五色之旗各披五
色之衣擺下一陣名曰六甲神陣命南官括引戰徐
蓋將陣勢擺開倚父子之兵更不打話手持長鎗直
望南官括殺來括卽詐敗走歸本陣徐蓋追入陣內
太公用旗一麾六隊精兵混作一團將徐蓋圍在垓
心徐昇徐變正欲望陣殺去以救其父却被殷郊邀
其來路二子狂奔歸城告伯父發救兵徐方不許徐

本處
與

昇兄弟怒髮冲冠曰。我父爲朝廷受困。不念弟兄之情。亦念朝廷之難。何故不發救兵。以救我父。昇變逐擒徐方。來見太公。獻了洛陽城。太公權武王車駕入城。斬了徐方。釋却徐蓋之父子。加封官職。大軍遂進沁水關。令人報與關主尤項。得知尤項只欲堅守。不出。具表入朝。歌取救。忽堦下一人身長九尺。腰闊十圍。怒目填胸而進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與國家出力。奈何欲效兒女子。縮首待擒哉。衆視之。乃東海人氏。姓烏名文。畫能在陸地行舟。勇名蓋世。尤項曰。吾聞西兵有姜尚獻謀。殷郊効力。其兵自出岐州。一路

西史
話

破竹而下。今以區區小關之衆。欲抗三十萬雄兵。何啻以羝羊投群虎哉。文畫曰。關主何壯。他人志氣而滅自己。威風文畫視姜尚殷郊。不若肌上之肉。汝堅意不出。文畫自出。乃大言罷。遂單馬殺下關來。尤項只得點兵隨助。西兵先鋒南宮括橫眉怒氣。欲攻關城。只聽一聲鼓響。舉頭一望。烏文畫吶喊連聲。從關上殺奔其人。雄威壯大。鎧重袍新。手橫丈八蛇矛。身坐千里追風。昂昂凜凜。南宮括自思。岐州以來。一路如風偃草。並無對手。今日此漢。想是勍敵。抖擻精神。前問來者何人。文畫曰。豈不識吾陸地行舟烏文畫。

也南宮括更不打話輪起神斧直取文畫文畫舞動
蛇矛來刺一箇渾如鬧天宮之華光神威漂匕一箇
渾如混世界之魔王怒氣冲冲一來一往兩馬相爭
鬪上六十餘合南宮括神威少挫西兵陣上突出辛
甲接出兵威好箇烏文畫真蓋世之英雄又與辛甲
鬪上四十餘合並無惧色正所謂越殺越有力越黨
越精神辛甲心下思量此人鎗法精神不能抵敵當
以鐵箭除之佯兵敗走文畫勒馬後追辛甲按住剛
斧挽滿月弓一聲弦響一箭正中文畫心胸文畫眼
力高强翻身一閃接住鐵箭辛甲連發二十四弦都

鐵錐
錐筆

被文畫左閃右避盡行收了文畫自思平生未遇此
敵手乃佯馬敗歸辛甲拍馬忙追文畫按住蛇矛從
按心甲內取出流星銅鎚認着額門回頭一打却被
辛甲用刀一隔鎚落空塵文畫速放五鎚如星趕月
辛甲用爲閃退似海拋毬二人再欲合馬廝戰紅日
沉西兩下鳴金收軍各歸本寨南宮括與辛甲來見
太公俱述交鋒之事太公曰此人可以計破不可與
之抗力令退歇息再作區處次早太公升帳聚集諸
將各分付畢復命辛甲爲引戰諸將各受命而行太
公與武王乃在鷄鳴山頂以觀廝殺次日辛甲領五

一髮
干鈞

一點
按鷄
鳴說
來有
味

景點

千兵離汜水關南鷄鳴山下擺開陣勢令士卒大罵
烏文畫果引精兵前來謂辛甲曰昨者不是日色西
沉難饒你命今日又敢出馬辛甲曰不必多言今日
與你決定雄雌二人拍馬相持鬪上五十餘合日辰
至未不分勝負諸般兵器盡皆比試將及申未辛甲
伴馬望荆索谷而走文畫以其力弱不能支抵加馬
後追辛甲且戰且怯引至谷內時紅日沉西東山月
上文畫追之不及正欲勒馬收軍太公從鷄鳴山上
將旗麾動谷口將士盡用木頭大石塞斷歸路紅光
一起四圍山上火勢連天文畫進退無路本部五千

兵卒盡燒死於荆索谷口此是太公先排下火煉洪
爐之計以待文畫也後人有詩為証。

陸地行舟倚勢強。

橫行西陣莫能當。

子牙一試洪爐火。

蓋世英雄爛額亡。

西兵回攻洛陽九項聞文畫敗死開城出降武王駕
入洛陽賞勞諸將出榜安民大兵逐渡孟津河。在河
南孟津縣 畢竟後事如何

批 收拾得畫

孟津河白魚入舟

先鋒劫建大舟接武王之駕駕至中流忽有白魚長

竟八尺躍入武王舟中。子牙曰：此吉兆也。卽令取之，駕登東岸，屯營下寨。是夜又有火光一派，自上而下，流行而復於武王之屋，頃刻又化爲鳥。其聲鬼其色赤，各寨俱各觀見。次日子牙進賀。武王問此主何吉凶。子牙曰：白者商家正色，舟者國家之義，白魚入於王舟，此天命歸周之兆。火赤者乃周家正色。火鳥復於王屋，亦周室當興之兆。是以進賀。武王大喜。諸侯聞西伯伐商，皆不期而會於孟津。武王停駕俟候，不數日陸續而至者八百餘國，皆獻玉帛而告武王曰：商德滋昏，侯伯合宜征之，以救下民。於是武王將諸

這句是開目

侯之兵，分作八隊，前後相顧，緩緩而行。子牙之車將行，忽起狂風，飛砂走石，拔木揚塵。將子牙之蓋傘吹折，其柄衆皆驚懼。武王望見，急令前鋒旋師。諸侯請曰：侯伯出岐州，一路無敵，焉可因一陣之風，棄商不伐。武王曰：汝等未知天命耳。卽日班師，退修德政。諸侯各各辭歸本國，不在話下。却說紂王內嬖妲己，外嬖費仲、飛廉，宴遊不息，群臣緘口不諫。武王出兵，一路告急表章，連次不息。費仲截下，不以奏聞。及兵至於孟津，費仲驚惧，始奏紂王。紂王大罵：豎子焉敢興兵犯上，遂調蜚廉、費孟雷開督兵五十萬，生擒姬發，邊

臣奏姬之師已退五日矣紂亦令三將直追入岐勦滅西鎮然後班師群臣皆曰大王不務令德偏信讒佞繁刑重斂苦虐生民姬發承父遺業廣布仁政天下三分生民西歸其二此來正欲救民撥亂所以大兵一出四方嚮應大王正宜省修明刑除去讒佞焉可興兵以攻岐哉紂王默思半晌令費孟領兵五千出守潼關又令雷開沿路增修營堡以守渑池二將領兵出朝遂與妲己宴於摘星樓絲竹管絃樂音不絕妲己見紂頗有不樂之色復令宮女脫衣戲于酒池百般呈戲紂終不悅妲己曰大王欲觀孕婦乎紂

但點頭妲己卽令費仲收數十孕婦剖胎於樓下紂又不悅妲己曰大王莫非欲觀斬前脛乎紂亦點頭妲己復令費仲收老幼百姓三五箇斬脛于樓下紂又不悅妲己卽令擺駕出獵紂告妲己曰寡人今日實不欲獵妲己曰大王有何不樂小妾愿聞紂曰西伯侯姬發興兵五十萬打出潼關殷郊姜文煥盡皆拜降海內百姓三分而得其二所以寡人深憂不樂也妲己曰何不發兵出敵紂曰姬發之兵已退但百姓逃亾者至今不息妲己曰百姓旣叛大王而西投者皆由刑罰輕薄故也大王宜遣衆使查考各方百

姓。西投者。收其宗族而滅之。則民畏懼而不亡矣。紂然之。遂遣蜚廉惡來彭矯方相四臣循行四方。查考逃亡。比于膠鬲皆諫不可紂。王叱退二臣。遂與妲己並車出獵。箕子嘆曰。社稷傾如朝露。尚且遊宴不止。卽具表追至離宮。時蜚廉解到逃民六十五戶。共計二百七十餘口。紂問妲己。要加何罪。妲己曰。男子投下薑盆。女子丟入酒池。紂卽施行。男女號哭聲振天地。箕子止住監狎。遂入奏曰。

臣聞禹王有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今大王內寵妲己。

荒于色也。外獵不息。荒于禽也。長夜宴飲。荒于酒也。淫聲邪樂。鼎沸靡靡。其于音也。高建樓臺。竭民財力。峻宇雕牆也。大禹王以六事訓乎子孫。言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大王兼犯六者。而又剖孕斬脛。炮烙隄民者乎。夫民猶赤子也。慈愛保惜。尚恐不悅焉。有慘酷煨煉。而能得赤子之懼心乎。今西伯行仁。大王行暴。百姓棄暴投仁。必然之理。大王正宜率德改行。遷善去非。然後可振朝綱。可復亡民焉。可又將。數百民戶。投于極刑乎。此臣痛爲社稷驚危。故獻此言。望乞納臣之語。准臣之章。實爲

社稷萬幸。

批 句々刺骨字々傷心

紂王覽罷諫章。本欲加刑。奈是伯父。喝令囚箕子於南牢。有再諫者斬。群臣諫曰。箕子乃皇伯至親。有罪不宜囚辱。紂赦箕子。箕子出離宮。卽佯臥于地。披頭散髮。自哭自悲。妲己曰。箕子妄毀大王。何不斬之以示衆。紂令費仲捉箕子。而箕子蓬頭跣足。嘔血不止。費仲押見紂。王紂見箕子。或啼或哭。語話顛狂。紂曰。此廢棄至殺之。何益。遂放之。箕子卽佯狂爲奴。隱而不出。王子比干嘆曰。君主有過爲人臣。不盡死而諫。

與其陷害生民。則百姓何辜。乃直具紂王殺后。謫太子嬖妲己。陷百姓數十件。以進之。紂王大怒。喝令斬之。妲己曰。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試剖比干。以視其心。何如。紂然之。卽殺比干。剖視其心。百姓聞知。莫不哀痛。微子嘆曰。父子有骨肉之親。君臣有合義之宜。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道。君有過。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今商王殺親。戮戚。拒寒諫。諍吾不早去。則成湯之祀絕矣。遂密投宗廟中。抱祭器出。奔外國。後孔子嘆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二仁焉。朱子曰。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

定評

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故同謂之仁潛淵讀史至此有哀三仁詩曰

為何披腹懇忠誠

忍覆商綱及陷民

披髮佯狂歸遁後

生生充滿一腔仁

右哀箕子佯狂詩曰

逆耳忠言匪不知

人臣冒陷職當為

剖心去後竟何在

只有清名耿落暉

右哀比干剖心詩曰

人臣以義事君王

義不合兮止自傷

抱器他時存祀典

以仁濟義兩生光

唐賢李翰先生有太師比干讚曰

全驅非仁

蹈難非知

死於其死

然後為義

忠無二體

烈有餘氣

正直聰明

至今猶示

咨爾來代

為臣不易

又唐賢賈先生有微子啟之讚曰

天革元命

皇符在木

吾天降災

上慘下黯

人怨神怒

川崩鬼哭

赫赫周邦

如臨深谷

湯矣微子

逢時顛沛

居亡念存

處否求泰

諫以明節

仁以遠害

作誥父師

全身而退

龍戰于野

鳥焚其巢

桓桓周王

奄有商郊

諸君
潛下
潛

七平川

卷之九

七

面縛就執

牽羊接庖

祀商修器

啟宋分茅

嗟爾宋人

來蘇是仰

穆如雨潤

霽若春養

以戴以翼

是宗是長

茫茫舊封

千載餘饗

我來祠廟

永挹遺芳

荒階蔓草

古木垂雲

惆悵象賢

徘徊日照

鐫石紀德

用流斯文

報諫
非
不
見
憚

當時商王無道每賴三子諫諍所為頗有忌憚及三子或逃或死紂益為暴無所不為群臣上表辭官甚衆朝中獨有費仲蜚廉專權日以諂佞為事而紂王終是迷於酒色不理國政萬民怨望忽日紂王升殿問於群臣曰屢有西兵犯界邊開報急此事若何費

仲曰班奏曰前者姬發逆天行師不能成事班師而

還為紂子牙善於調理必有東征之謀望大王速遣

良將把守潼關其兵若欲再來終為國家之患也紂

王笑曰貨卜村夫雖有百萬之師何能成其大事言

聲未了哨馬前報傳上金鑿言西伯侯太甲自出岐

州如水衝沙似風送箭一路關隘盡被打透斬軍縛

將不記其數今大將軍渡孟津河矣紂王聞西兵將

渡孟津始有懼色於是聚集文武以議迎敵之事費

仲奏曰我王不必憂慮臣舉五將率大軍前去則可

退矣紂王問五將是何人仲奏曰殿前左衛龍驤將

軍鍾士才右衛龍驤將軍史元格中軍都護姚文亮
中軍指揮使劉公遠殿前中衛都指揮使趙公明請
王點十萬與此五將前去營取西兵取盡掃除之於
是紂王宣此五臣各賜金花御酒令趙公明爲都督
親率大兵二十萬前抵孟津河各謝恩出朝不知勝
負如何。

批 誤國之臣出口如此

太公遺計收五將

却說五將引兵直抵河邊下寨先令小卒遞書與太
公次日決戰太公得書傳命前部先鋒量敵交鋒次

日兩軍初戰不分勝負趙公明乃移寨屯於戰船之
上欲用水戰以遏西兵哨馬報其事與太公太公乃
令左翼將軍祁宏右翼將軍高毀二人各領本部移
寨於河北令保駕將軍南宮括散宜生同移武王中
寨於河口旦夕令中軍作樂飲酒並無關意却說商
將趙公明見西兵數日不動戰鼓以其不慣水戰不
敢出陣乃令哨馬探之哨馬回報說西兵中寨令屯
於河口朝夕作樂飲酒不知爲何趙公明言曰此疑
兵之計欲我兵少急彼卽出戰然彼姜尚才能怎掩
我來遂傳令諸將今夜披掛准定三更上岸殺入中

安
停小

偷營
劫寨
有也

寨擒了姬發則西兵不攻自走矣於是史元格爲先鋒鍾士元姚文亮爲左右翼前去劫寨劉公遠趙公明只守水船時夜三更三將引兵上岸悄無人聲三將馬膺相挨殺入西兵中寨只見四壁無人見杯盃盤饌飲酒堆筵三將相謂曰我等至此腹空力竭宜盡將其酒肉飽食一食然後擊鼓搜營三將歡喜以爲天賜飲食以助氣力飲食未訖只聽一捧鑼聲西兵四面殺出其三將方且嘔心噴血如醉如痴顛倒不知人事盡被西兵綁縛太公傳令不許放走一箇商兵諸將盡解見太公太公命一起降卒汝等能奉

吾命行事者厚賞如不遵者悉斬首示衆衆士卒皆唯唯愿從命聽調太公乃命一起降卒詐報趙公明劉公遠云彼三人已劫了西兵中寨縛了武王請你等速部兵來接應一起降卒得命直投木寨去時正五更天色朦朧二將在船上探消息得聞降軍卒報知便點兵上岸前來接應行不上五里程途河北寨內衝出祁宏高毀蘆花岸畔突出殷郊兩兵截住歸路趙公明劉公遠知墮其計正欲抽回南宮括散宜生從後殺來四面八方盡是西兵捉住二將解見太公太公教取出三將同斬前三將已先被毒酒酖死

此
此

太公令將趙劉二將縛於河中。溺死便了。商兵船隻渡了孟津河時。春三月戊午日也。原來太公設下此宴。以擒商之五將者。號作將蝦餌鯉之計。當時有詩為証云。

姜尚神機絕世奇

商臣淺見豈能知。

分明設下釣魚餌

不動鎗刀破五尸

大軍渡河下寨。太公傳令。今我兵已近朝歌。不可輕進。諸將務要依山靠水扎寨屯營。如有違令輕進者。斬首示衆。於是太公排下五營名作五武寨。第一營正先鋒南宮括屯下廣武寨。第二營左翼將軍

祁宏屯下名陽武寨

第三營右翼將軍高毀屯下

名武德寨

第四營左翼保駕將軍南宮列屯下名

武涉寨

第五營右翼保駕將軍散宜生屯下名修

武寨

按甲休兵。命太公令使者遞書到朝歌。數商

辛十罪。却說紂王升殿。有趙公明手下殘兵回報。五將盡被西兵所擒。大軍已渡孟津河。扎寨紂王失色。王與群臣議取戰守之道。忽有近臣奏曰。西伯侯元帥姜尚有書到。紂王傳旨宣入。令近臣讀其書曰。

尚聞三皇立極。五帝承宗。未始不由以仁義而基天下。是故唐堯不下堦而治。虞舜惟垂拱而理。夏

禹聞善言則拜。成湯立賢士無方。是皆以心傳心。允執厥中。所以天理合而人心順。萬民安而諸國朝。逮至商辛。不繼先王之德。惟行若虐之政。據汝之德。則無分毫。數汝之罪。過於十件。其一殺皇后。逐太子。殄絕三綱。其二建臺榭。廣沙丘。苦虐萬民。其三以酒爲池。以肉爲林。傷生害性。其四蠶盆之張。炮烙之建。慘酷刑人。其五剖賢人之心。斬朝涉之脛。滔天之惡。其六破孕婦之胎。因羸里之獄。悖地之寃。其七欲亂黃飛虎之妻。君臣倒綱。其八曾醢伯邑考之醬。父子參商。其九不敬天時。以致水

爾句
付板

滂災旱。其十不重民事。以致罷業荒農。是皆內惑。妲己之淫。外遮。費仲之佞。日滋。月甚。穢德不悛。今西伯侯奉天明命。以興問罪之師。出岐州。濟孟津。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而過潼關。屯牧野。豪傑不檄而從者無窮。豈非天命人心。惡惡歸仁乎。今令星使通書先達。理合束手出城。與親待罪。別立新君。以應天人。庶免成湯宗廟。不作丘墟。片言違忤。殺入朝歌。寸戮不仁。以謝天人之恨。只此先達草草不書。

某年某月某日征商大元帥姜尚書

近臣讀罷紂王大驚言曰事已至此誰人與朕領兵
前去退敵西兵兩班文武喪形失色皆無所措紂王
又問數次費仲出班奏曰臣保一人領兵前去迎敵
西兵紂王曰卿所保誰人費仲曰此人乃是中軍都
虞侯崇應彪卽崇侯虎之子也大王可拜應彪爲征
西大總兵親發精兵八十萬與之此人必能破得西
兵矣紂王依其所奏封應彪爲征西大將軍以彭舉
爲先鋒彭矯彭執副之以薛延陀申屠豹爲左右翼
大發精兵卽出朝歌以拒西兵不知後來勝負如何

批 昏迷至此恠之極矣

紂王拜將征西

五行

却說崇應彪次日升帳傳令謂諸將曰吾聞西帥姜
尚謨謀用兵神出鬼沒又加之以殷郊雷震之智勇
絕倫諸將務宜遵吾節制不得輕舉妄動以挫兵威
如違令者斬首示衆諸將皆唯唯遵其約束崇應彪
又曰吾觀西兵屯下五武之寨甚有機變今令我兵
亦要屯下五星之寨以遏其銳氣 第一營前部先
鋒彭舉屯下各土星寨 第二營左翼將軍薛延陀
屯下各火星寨 第三營右翼將軍申屠豹屯下各
水星寨 第四營左帳中護將軍飛廉屯下各木星

寨第五營右帳中護將軍蔚遲桓屯下各金星寨分付既畢。令小將校下戰書於西帥帳下。約次日在牧野決定輸贏。却說太公升帳。東兵戰書投到。太公讀罷。嘆曰。崇應彪豈敵吾哉。遂令前鋒度量兵勢。取勝回報。次日兩陣對圓門旗開處。東兵搶出先鋒彭舉西兵擁出先鋒南宮括。東兵左右翼者。則是彭執彭矯西兵左右翼者。則是雷震殷郊。各各人威馬壯。盛甲精明。通罷姓名。更不打話。二馬相馳。鬪上十合。不分勝負。只見西兵右翼雷震挽弓架箭射中彭舉坐馬前蹄。馬蹶前足。彭舉落馬。東兵彭矯正欲前救。

却被殷郊大喝一聲。斧隨手起。彭矯已被劈下頭。來南宮括用鎗刺殺彭舉。彭執見二兄弟俱被傷。拍馬衝入西陣。被西陣上三將圍住。鎗刀亂刺。彭執亦死於陣中。西兵掩殺一陣。東兵前部先鋒共三萬餘人。殺得屍橫牧野。血溢河津。止留二三千帶傷敗兵殘卒。投本寨而去。西兵乘勢欲攻大寨。太公節制已到。鳴金收軍。却說東兵殘卒回報。崇應彪應彪大怒曰。貨卜村夫。焉敢挫動我前鋒。斬我之三將。傳令諸將披掛率大軍前進。掃除西兵。片甲無還。方顯吾之智勇。傍有士諸將校諫曰。小若不忍。則亂大謀。今

西兵深入我境。輕重糧草不赴。我師只要堅守不出。老其將士待彼糧盡退兵。我師從後掩擊。則姬發姜尚之首自懸于帳下矣。總兵何耻一小戰。遂欲敗其大事耶。應彪不聽。遂發兵挑戰。太公聞應彪出陣。乃推坐不車。綸巾羽扇。親自出前來遙謂崇應彪曰。將軍乃知天命。識時務之英雄。今商王無道之甚。西伯侯奉天命興兵伐之。將軍何不棄暗投明。前來納降。以圖富貴。反成爲彼率軍爲敵也。應彪聞太公之語。鼓掌大罵。貨卜村夫。商王無負你之處。你却背恩負義。動兵以犯君上。若不下馬受吾綁縛。以見商王定

懼

教你日下受殃。太公曰。不必多言。汝旣爲主將。識吾陣乎。應彪曰。你五武之寨。乃按五虎靠山之勢。何如。不識太公曰。汝旣識陣。勢你敢破吾陣乎。應彪曰。商王拜我爲大總兵。尚欲擒汝等而歸。又何不敢打陣哉。於是應彪怒氣冲冠。輪動大刀。且奔西陣中來。太公以羽扇從車上。指揮諸將五寨衆將一齊殺出。將應彪活捉前來。見太公。太公數其罪而斬之。東兵左帳中護將軍飛廉見總兵被捉。拍馬衝入本陣。太公又指麾諸將。將五陣擺布八卦之陣。飛廉入陣。心荒膽落。忘其歸路。又被殷郊捉送太公。太公命推出斬

飛

之東兵陣上有大將方相見二將被捉。乃橫鎗拍馬不來打陣。直投入武王中寨。左衝右突。見旁無人。持起手中長鎗。望武王背後一刺。紅光燦爛。八爪金龍出現。遮住武王車。駕方相大驚。正欲抽鎗回馬。左邊衝出保駕將軍散宜生。南宮括齊聲大喊。方相措手不及。被衆將活捉來見武王。武王欲釋其罪。太公不可。命推出斬之。止留得方相步卒。不上數十回報。朝歌紂王大驚失色。謂群臣曰。誰敢出馬迎敵。西兵得勝。加封官職。兩班文武各各默然無語。獨有費仲出班奏曰。臣雖不才。愿領精兵出城。若不活捉子牙。勦

經三入夏

滅西兵。誓不回軍。紂王大悅。卽賜精兵八十萬。出敵西兵。費仲非能慣戰之將。奈受紂寵。只得勉強領兵出城。西兵聞知。列開陣勢。衆視之。乃是諂佞費仲也。散宜生按住剛刀。大罵蠱國老賊。尚敢出馬與吾爭長。早若離鞍下馬。受降綁縛。解見武王。梟首示衆。費仲聞言。更不打話。拍馬直取宜生。二將戰不上數合。費仲大敗。不能抵當。正欲走入朝歌。却被南宮括大喊一聲。截住歸路。二人戰上數合。被南宮括將九節銅鞭。望費仲中心一打。嘔吐鮮血。不止奔入皇城。大

費仲

公傳令。叫諸將不得休兵。乘勢殺入皇城。活捉紂王。

併妲已等諸將得令人人搶進箇箇爭先却說東兵陣上雖有精兵八十萬皆怨商王之殘虐連損三將東兵皆無鬪志例戈自相攻擊以至血流漂杵又且朝歌百姓久怨紂王之虐一聞西兵入城鼓舞歡欣一如大旱之得其霖赤子之見父母各各牽牛擔酒爭來相勞是以武王之兵直奔朝歌無所阻攔如入無人之境也却說紂王自敗兵之日奔入皇城至甲子日聞城已陷手足無措急宣羽林神策等衛諸軍護駕時諸衛軍兵皆無奮力廝殺自相踐踏文武各相奔竄死者屍橫殿陛不計其數紂王知大事已去

不能保身乃舉火燒焚宮室自登鹿臺身衣寶玉投入火中而死時春三月之甲子日也後人有詩一絕云

玉食錦衣黃帝居

九重尊寵鎮天衢

只因侈肆殘民政

投火昆虫反不如

批 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

太公滅紂興周

大題

太公傳令休要走了奸臣費仲淫妲已拿得者重賞其功賣放者同坐其罪諸將得令人人爭尋妲已與費仲不知其所只有殷郊太子原在國家之內其

宮室樓臺閑遊慣熟知。妲己只在摘星樓。妲己見宮中火勢漲天。正要起一陣怪風。化作金毛狐子而走。却被殷郊見其本相。不能變動。那殷郊與妲己之仇。正是不共戴天之冤。怎肯干休。妲己見殷郊忿然奔至。抱頭歛膝。正欲投下摘星樓。殷郊大喝一聲。輪起神斧。一劈金光燦爛。冷風逼人。殷郊知其爲怪。按下神斧。將妲己揪向太公帳下。却說費仲見宮中火起。投後宰門而出。却被雷震喊聲活捉。亦解至太公帳下。太公請見武王。曰：商辛無道。皆由妲己。費仲之所致。今商辛自死。此二人不可輕戮。要建法場於朝歌。

應照

市上審問明白。分解其屍。與民快樂。于是武王、太公及文武群臣。詣于法場。數妲己費仲之罪。令劊子手先斬妲己。妲己顏容精媚。劊子不忍斬之。太公命斬劊子。換過斬官。其次斬官亦愛其儀容。不忍殺之。太公又命斬其劊子。如是者三次。劊子俱不忍殺。妲己而自受戮。太公曰：吾聞妲己乃妖類。必得其形。然後方可除之。令左右懸起照魔寶鏡。以鑑之。妲己乃露出本相。却是九尾金毛之狐狸。咆哮于場上。太公命曰：誰人速代我除之。殷郊跳出大喊一聲。手起斧落。其狐狸以爲三截。太公命將綿纏費仲之臍。燃于

爲證云

成湯祝網德

六百乾坤健

又東屏先生有詩云

苦陷忠良惡不悛

黎民不道君王死

又有五字詩云

天喪商辛業

敵兵盡倒戈

積山屍遍野

